

#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三维探析

沈轶群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3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1日

## 摘要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与城乡养老发展不均衡并存的背景下,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已成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推进乡村振兴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积极老龄化理念以健康、参与、保障为核心支柱, 强调老年群体的主体价值与社会融入, 为新时代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优化提供了全新视角。当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仍面临设施供给不足且布局失衡、专业人才队伍短缺且结构不合理、多元主体参与不足且协同机制不畅等现实困境, 难以满足农村老年人多层次、差异化的养老需求。基于此, 从积极老龄化视角出发, 以设施建设、人才支撑、多元协同等方面展开探析, 推动农村养老服务从兜底保障型向积极发展型转变, 加快形成更加公平、优质、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 关键词

老龄化,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三维探析

##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Yiqun Shen

School of Marxis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April 23, 2026; accepted: July 31, 2026; published: August 11, 2026

##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imbalance in elderly care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responding to the aging challenge,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with health, participation, and security as its core pillars,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e value of the elderly and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in the new era. Currently, the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still face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facility supply and unbalanced layout,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 and un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unsmooth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meet the multi-level and differentiated elderly care needs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Based on th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facility construction, talent support, and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from a basic guarantee type to a positive development type, and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more fair,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modern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 Keywords

Aging, Rural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积极老龄化理念突破了传统养老将老年人视为被动受助者的局限，突出健康维护、社会参与和权益保障三大核心，倡导构建赋能型、发展型、全周期的养老服务模式，为破解农村养老困境、重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遵循。2024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在全国层面对农村养老服务发展作出系统性部署<sup>1</sup>。为我们从积极老龄化视角审视和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与时代契机。在此背景下，全面分析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对于补齐农村养老短板、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由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及村集体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通过设施供给、人才支撑、资金保障、政策支持等要素的系统整合，为满足老年人在生活照料、健康管理、精神文化、社会参与及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多元需求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服务网络。它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强调医养康养相结合，其最终目标是支持农村老年人在本乡本土获得方便可及、质量可靠、价格可承受的养老服务。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以“健康、参与、保障”为核心的三大支柱，本文构建“设施建设、人才支撑、多元协同”三维分析框架。设施建设对应“健康”支柱，是服务的物质载体；人才支撑对应“参与”与“保障”支柱，是服务专业化水平的核心；多元协同则是整合多方力量、实现系统有效运行的机制保障。以此框架为统摄，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三个层面展开系统探析。

## 2.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价值意蕴

### 2.1. 有助于助力老年群体实现健康幸福养老生活

积极老龄化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保障老年人在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层面的完整健康状态，推动老年

<sup>1</sup>[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6775.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6775.htm)

群体从被动接受照料转向主动参与、自主生活。农村地区养老资源相对匮乏,老年人面临健康管理缺位、精神文化生活单调、独居空巢现象突出、失能半失能照护不足等现实难题。传统养老模式多聚焦于基本温饱与基础照料,难以满足老年人对健康维护、情感慰藉、社会交往及自我实现的多元需求。在积极老龄化视域下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能够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统筹推进健康养老、文化养老、互助养老与智慧养老,将预防保健、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心理疏导融入日常服务,有效降低农村老年人群体疾病发生率与失能风险[1]。同时,通过搭建老年活动平台、丰富乡村文体生活,能够缓解农村老年人的孤独感与疏离感,激活其内在活力,让老年人在安享晚年的过程中实现有尊严、有品质、有价值的生活,切实增强晚年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 2.2. 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老年人口基数大、分布广,是乡村社会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主体,养老服务体系既是重要民生工程,也是乡村治理的关键抓手。传统乡村治理往往忽视老年群体的主体作用,将养老问题简单等同于福利供给,容易引发供需错位、矛盾积累、公共服务效能低下等问题。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权与发展权,主张将老年人力资源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依托积极老龄化理念优化农村养老服务,能够推动养老服务网络与乡村治理网格深度融合,鼓励身体条件允许的老年人参与村务监督、政策宣传、矛盾调解、乡风文明建设、留守儿童关爱等公共事务,充分发挥老年人经验丰富、熟悉乡情、贴近群众的独特优势。同时,系统化、规范化的养老服务能够有效化解因养老资源不足、照护责任不清引发的家庭矛盾与邻里纠纷,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乡村治理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服务转型,从而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 2.3. 有助于健全覆盖城乡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养老资源配置呈现明显的城市偏向,农村养老保障在资金投入、设施建设、专业人才、服务内容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短板,居家养老支撑不足、社区养老功能薄弱、机构养老供给短缺的问题普遍存在。构建城乡统筹、公平普惠的养老服务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积极老龄化视域下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优化,以保障公平、提升效能、促进可持续为原则,着力推动养老服务资源向农村下沉、向基层延伸,加快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农村养老服务模式。通过强化政策支持、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供给,能够逐步缩小城乡养老服务差距,推进基本养老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填补农村养老保障薄弱环节,推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从覆盖城市向兼顾城乡转变、从基础保障向多层次高质量发展迈进,为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养老保障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 3.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现实困境

## 3.1. 养老服务设施供给不足且分布不均衡

农村养老服务设施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物理载体,直接决定老年人就近获取照料、康复、文娱服务的可及性。当前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存在总量短缺、布局失衡、功能单一、运维薄弱等矛盾,难以支撑健康养老与社会参与的双重目标。

从供给总量看,财政投入与市场资源长期向城镇倾斜,农村养老设施建设资金缺口显著。这种投入不足的后果在机构数量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历年民政部统计数据 displays,我国农村养老机构 and 床位数自 2013 年以后不增反降,其中养老机构数从 2012 年的 32,787 家锐减至 2019 年的 15,932 家,降幅高达 51%;养老床位数则从高峰期 2013 年的 272.8 万张减少至 2019 年的 164.5 万张,减少了 39.7% [2]。同时,农村

居民有限的支付能力进一步加剧了供给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21,691 元,是城镇居民的 41.8%,全国平均水平的 55.3%<sup>2</sup>。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得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面临巨大成本压力,导致多数农村仅依托乡镇敬老院承担兜底保障功能,机构床位集中面向特困供养人员,面向普通空巢、失能老人的普惠型床位严重不足。

从空间布局看,设施配置呈现“乡镇集中、村级稀疏、偏远空白”的梯度失衡格局。乡镇养老机构资源相对集中,但服务半径过大,高龄、失能老人往返不便;村级设施多为闲置校舍、村委办公室简易改造,缺乏标准化建设与适老化改造,无障碍设施、康复设备、紧急呼叫系统等硬件配置缺失。同时,设施布局未结合村庄空心化、人口外流实际,部分人口流失严重的村庄设施闲置,而老龄化程度高的聚居村落却一院难求,资源错配加剧供需矛盾。

从服务功能看,设施普遍存在“重照料、轻健康、缺文娱”的单一化倾向,与积极老龄化倡导的健康维护、精神慰藉、社会参与理念相悖。多数设施仅提供基本食宿与日间看管,缺乏专业医疗康复、慢性病管理、心理疏导、文化娱乐等服务模块,医养康养结合设施严重不足,乡镇与村级医疗数据不互通,老年人健康监测与紧急救治响应效率低下,难以常态化服务老年人。

从供需适配性看,设施建设未充分对接农村老年人差异化需求,失能照护、认知症照料、居家上门服务等刚性需求设施供给严重不足,适老化改造、助行助浴等个性化服务配套缺失,既无法保障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健康安全,无法满足低龄健康老人参与社交、发挥余热的参与需求,违背积极老龄化“全人养老”的核心要义[3]。

### 3.2. 专业服务人才短缺导致服务质量不高

专业队伍是积极老龄化理念转化为服务效能的核心支撑,直接决定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精细化、人性化水平。当前农村养老服务人才面临数量缺口大、专业素养低、结构不合理、流失率偏高的系统性困境,服务供给停留在粗放式照料层面,无法支撑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社会参与引导等高质量服务[4]。

人才总量严重不足,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受农村经济水平、职业声望、薪酬待遇制约,养老服务行业对专业人才吸引力极低,农村养老机构普遍存在招人难、留人难的问题,护理人员多为当地留守中老年妇女,未接受系统专业培训,仅能完成洗衣、做饭等基础生活照料,缺乏医学护理、康复训练、心理疏导、老年社会工作等专业能力。

专业素养与服务能力薄弱,服务质量难以达标。现有从业人员普遍存在学历偏低、技能单一、职业认证缺失问题,缺乏老年生理学、心理学、急救护理、慢性病管理等专业知识储备,服务过程标准化、规范化不足。同时,农村地区缺乏常态化人才培养机制,培训内容脱离农村养老实际,重理论轻实操,难以提升从业人员应对农村老年人复杂健康与精神需求的能力,导致服务同质化、低质化问题突出。

人才结构失衡制约服务效能释放。队伍呈现年龄老化、性别单一、专业结构失衡特征,护理人员以中老年女性为主,年轻专业人才占比极低,缺乏康复治疗师、营养师、心理咨询师、老年社工等复合型人才。人才梯队断层严重,缺乏后备力量储备,难以构建专业护理、健康管理、社工服务相结合的立体化服务模式,无法为老年人提供全周期、多层次服务,更难以引导老年人参与社区事务、实现社会价值,与积极老龄化的人才支撑要求相去甚远。

职业保障缺失加剧人才流失。农村养老服务人员月均薪酬普遍不高,且社保缴纳、带薪休假、职业晋升等保障机制不完善,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极低。受此影响,农村养老服务行业人员流失问题极为突

<sup>2</sup>[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

出,形成“引不进、留不住、干不好”的恶性循环。这种高度不稳定的人力状态,导致农村养老服务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从业者难以积累经验、提升技能,更无法为农村老年人提供连续性、有温度的优质服务,严重背离了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对专业化、人性化服务的核心要求。

### 3.3. 多元主体参与不足缺乏协同联动机制

当前农村养老服务仍以政府单一供给为主,市场、社会组织、村级组织、家庭等主体参与不足,主体间权责模糊、资源分散、联动不畅,未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5]。

政府主导作用存在履职偏差,统筹协调能力不足。基层政府多聚焦特困老人兜底保障,对普惠型养老服务规划、资金投入、标准制定、监管考核重视不够,财政投入碎片化,缺乏长效稳定的投入机制。同时,部门间存在条块分割问题,养老服务、医疗保障、乡村振兴政策衔接不畅,资源整合效率低下,未形成推进积极老龄化的政策合力。

市场主体参与动力不足,市场化服务供给匮乏。农村老年人群体消费能力偏低,养老服务盈利空间狭小,社会资本投资意愿薄弱。现有市场化服务多为零散的家政照料,缺乏标准化、品牌化、连锁化服务供给,医养康养、智慧养老、旅居养老等新业态难以落地,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未有效发挥。

社会组织与村级力量参与有限,互助养老效能不足。农村社会组织发育滞后,专业社工机构、志愿服务组织数量稀少,难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开展社区养老与精神慰藉工作。村级自治组织动员能力弱化,低龄健康老人、乡贤、返乡青年等本土资源未被充分激活,互助养老点运行依赖村委临时统筹,缺乏常态化组织机制。同时,村庄社会资本流失,邻里互助、代际照料传统弱化,互助养老流于形式,无法形成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内生动力。

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空心化与家庭空巢化日趋严重,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比例持续攀升。研究显示,农村流出人口对当地人口平均年龄增加的贡献已从2000~2005年的8.04%上升至2006~2010年的16.91% [6]。2019年全国至少有一位老年人的农村家庭中,12.9%为一位老年人独居,34.3%为多名老人共同居住,分别比2010年提高了5.7%和11.9% [7]。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与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叠加效应,使得传统家庭照护人手严重不足,加之孝亲养老文化在部分农村地区式微,导致家庭在养老体系中的基础支撑作用被严重削弱。

## 4.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实践路径

### 4.1.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养老服务设施是推动积极老龄化在农村落地生根的物质基础,也是实现老年群体就近养老、便捷养老、品质养老的关键支撑。破解农村养老设施供给不足、布局失衡、功能单一等问题,必须坚持统筹规划、精准布局、提质增效,推动养老服务资源从分散走向整合、从覆盖走向优质、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一是科学规划设施布局,推动养老服务均衡可及。结合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乡村振兴总体规划与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统筹编制农村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打破城乡资源配置壁垒,推动养老服务资金、项目、床位向重点乡镇与中心村倾斜。按照“乡镇建枢纽、村庄布网点、居家强覆盖”的思路,合理确定养老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与覆盖范围,优先在老龄化程度高、空巢老人集中、交通相对便利的区域建设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互助站点,逐步消除偏远地区养老服务空白点。

二是推进设施适老化与功能复合化建设,契合积极养老需求。摒弃以往重基本照料、轻健康文娱的建设思路,围绕老年人健康维护、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社会交往等多元需求,完善设施内部功能分区,配备康复训练器材、健康监测设备、紧急呼叫装置、无障碍坡道、防滑扶手等适老化设施。加快推进村

级养老服务点与村卫生室协同建设,打通医养结合服务通道,为老年人提供日常体检、慢病随访、用药指导、康复理疗等一体化服务。丰富老年文化体育设施,建设老年活动室、图书阅览室、健身广场等场所,搭建老年社交与兴趣活动平台,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与社会参与需求,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三是健全设施长效运维机制,保障服务持续稳定供给。建立财政补助、村集体自筹、社会捐赠、服务收费相结合的多元化运维资金保障机制,避免设施重建设、轻运营现象。明确县、乡、村三级设施管理责任,引入规范化运营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确保养老服务设施常态化开放、规范化运行。针对农村老年人支付能力有限的现实情况,推行普惠低价服务模式,对特困供养、低保、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实行减免政策,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的可及性与利用率。

#### 4.2. 强化队伍建设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专业队伍是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质量、落实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核心要素,也是破解养老服务粗放化、低质化困境的关键抓手。面对农村养老服务人才数量不足、能力不强、结构不优、流失较快等问题,必须坚持引育并举、激励约束并重、专兼结合互补,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技能精湛、乐于奉献的专业化养老服务人才队伍[8]。

一是拓宽人才引育渠道,充实农村养老服务人力储备。加大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定向引进力度,通过乡村振兴人才计划、基层服务项目、公益性岗位安置等途径,吸引养老护理、康复治疗、社会工作、健康管理等专业毕业生返乡投身农村养老事业。鼓励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退休医务人员、乡村医生兼职参与养老服务,充实医养结合服务力量。同时,常态化开展本土化人才培育,面向农村留守妇女、返乡青年、低龄健康老年人开展分层分类培训,围绕生活照护、急救技能、心理疏导、智慧设备使用等内容开展实操性教学,提升本土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与服务能力,构建以专业人才为骨干、以兼职人员为补充、以志愿者为辅助的人才供给体系。

二是健全人才激励保障机制,稳定基层养老服务队伍。着力改善农村养老服务人员薪酬待遇,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资增长机制,落实社会保险、带薪休假、劳动保护等基本保障,提升岗位吸引力。完善职业晋升与荣誉激励制度,对长期扎根农村、服务表现突出的养老服务人员给予职称评定、表彰奖励、典型宣传等支持,增强其职业认同感与社会荣誉感。将养老服务人才培训纳入基层公共服务培训体系,整合民政、卫健、人社等部门培训资源,定期开展继续教育与技能提升培训,推动从业人员持证上岗、规范执业。

三是优化队伍结构,提升养老服务综合效能。推动养老服务队伍向年轻化、专业化、复合型转型,重点补充康复师、心理咨询师、老年社工等紧缺人才,弥补农村养老服务专业短板。组建由医护人员、护理员、社工、志愿者共同参与的服务团队,针对健康老人、失能老人、独居老人、高龄老人等不同群体提供差异化、精准化服务。

#### 4.3. 凝聚多方主体力量构建协同治理格局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并非政府单一主体的福利供给工程,而是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村集体及老年人自身协同发力的系统治理工程。

一是强化政府主导与统筹协调作用,夯实制度保障基础。县级及乡镇政府应切实履行顶层设计、政策供给、资金投入、监督管理职责,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纳入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稳定可持续的经费保障机制。打破民政、卫健、医保、农业农村等部门条块分割格局,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统筹推进养老服务、医疗保障、乡村建设、民生兜底等政策衔接,形成推进积极老龄

化农村养老的工作合力。完善农村养老服务标准体系与监管考核机制,加强对养老机构、服务站点、从业人员的规范化管理,保障养老服务公平可及、安全有序[9]。

二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丰富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合理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养老服务市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费减免、场地补贴等优惠政策,吸引养老服务企业、社会组织在农村布局市场化服务。立足农村实际,发展低成本、普惠型养老服务业态,避免盲目追求高端化、商业化,推动市场化供给与公益性保障有机结合。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康养产业、互助养老服务组织,利用数字化技术搭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提升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多元化与灵活性[10]。

三是激活社会与基层内生动力,做强互助养老支撑网络。培育发展农村养老类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队伍,鼓励乡贤、返乡青年、在校大学生参与农村养老志愿服务,弘扬邻里互助、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充分发挥村级组织在动员群众、整合资源、组织服务方面的优势,推动互助养老规范化、常态化运行,支持低龄健康老人帮扶高龄失能老人,形成代际互助、邻里守望的乡村养老氛围。挖掘老年人自身潜能,鼓励身体条件允许的老年人参与村务监督、乡风文明建设、矛盾调解、文化传承等活动,将老年人力资源转化为乡村治理资源,彰显积极老龄化的社会价值。

四是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筑牢农村养老第一道防线。通过政策引导、文化宣传、典型示范等方式,强化子女赡养义务与家庭照护责任,缓解农村空巢、独居老人照护短缺压力。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为照护失能老人的家庭提供照护补贴、技能培训、喘息服务、心理支持等保障,减轻家庭照护负担。加强农村孝亲敬老文化建设,营造尊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气,推动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有机衔接,构建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多方共参与的现代化农村养老服务新格局。

## 5. 结语

未来,随着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养老资源持续下沉、数字技术不断普及,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完善,老年群体的主体作用将更加凸显。持续深化农村养老服务改革,健全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必将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提供坚实支撑。

## 参考文献

- [1] 姚进忠,叶慧茜.农村互助养老机制的运行逻辑与可持续发展路径——基于积极老龄化框架的实践分析[J]. 社会工作, 2025(6): 49-66+151-153.
- [2] 陈欣欣,陈燕凤,龚金泉,等.我国农村养老面临的挑战和养老服务存在的突出问题[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8(4): 64-77.
- [3] 张丽丽,韩梦娟.基于市场化视角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构建[J]. 农业经济, 2023(10): 91-93.
- [4] 董云蒂,沈兰.乡村振兴下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困境、模式及路径[J]. 农业经济, 2025(8): 86-88.
- [5] 何佳洁,鱼小兰,张鲜鲜,等.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的多中心治理路径探讨[J]. 农业经济, 2023(2): 90-93.
- [6] 邹湘江,吴丹.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分析[J]. 人口学刊, 2013, 35(4): 70-79.
- [7] 何欣,黄心波,周宇红.农村老龄人口居住模式、收入结构与贫困脆弱性[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6): 126-144.
- [8] 董子越,聂建亮.农村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的实现路径与政策保障——基于协同理论视角[J]. 学习论坛, 2025(5): 77-86.
- [9] 任亮亮.以乡为主: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实践基础与内在逻辑[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1(3): 110-123+331-332.
- [10] 梁文凤.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经济纵横, 2022(10): 82-88.